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巘山集卷四十五至五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録舉人臣蔣雲師

儼山集卷四十五

明　陸深　撰

序九

贈少司寇東洲屠公南歸序

嘉靖十有八年己亥夏六月朔雷變奉先殿𨶒其左吻之鋪若䤬者而烟焰及於列室今皇上瞿然震恐求所以應天之道者若曰爾文其勿事事惟上下一德祗承

之以匡台毋易從禮部言三公九卿大僚皆當上章求避位上親臨去留之以共成格天之業于時刑部右侍郎四明東洲先生屠公方自大理卿遷上若曰宜聽爾去而旨獨加温盖上所以注存之深意而非夫人之所敢知也公字安卿舉辛未進士為御史有直聲巡按江西能力制寧藩之横不遑顧忌而竟亦莫之能傷正德間嘗紀軍功有勞奉命當還京秩廻翔八年始自御史出知保定府府又宂劇公力當要衝手撫凋瘵又五年

乃復調延平自延平凡六轉以至今官天下士大夫咸望其諳練之才光輔中興之業大抵公之才明果慈恕詳慎整潔於官無所不宜若其剛毅之氣耿介之操有壁立萬仞之勢是故於世鮮合公亦不甚求合於世而每以易去為能及其決於去也天下士大夫又無不惜之尚書泉坡先生周公左侍郎南塘先生宋公同官也惜之尤深而謂深宜有贈深惟君子之道出處而已出處之際義命存焉是故其去也有不得不去其來也有

不得不來夫是之謂命其去也有不可不去其來也有不可不來夫是之謂義深與公亦嘗同官於閩晉間南北相從之日久知公於義命之學甚辨於是行也寧不有餘裕哉雖然既去而復來者公家太傅襄敏公是已旋去而速來者令司徒儉菴梁公是已皆命也至於蹈止足之分繫一代之風化若兩疏之於漢則不可不去當理亂之幾負華夷之物望若司馬公之於宋則不可不來是則義也深故贊公之不得不去而竊有望公之

不可不來也將以復於二公或曰此非子之言天下之言亦當朝羣公之言也遂書為序

擬進同異錄序

臣愚才拙器疎力小圖大故嘗狹陋漢唐之治思欲致身唐虞之朝恭遇陛下繼統御極天縱性成真堯舜之主也千載一時益思自奮第愧誠意素薄不識獻納之宜言出禍隨動與罪會仰賴陛下仁聖曲賜保全尚與衣冠之列昨自講筵出佐延平延平實文獻之邦楊

羅李朱四賢之遺風猶在水土相宜職務易稱臣頗得以讀書向學每見先儒議論有切於大典禮大政事者手自劄録未及三月又蒙陛下特超常資付以山西學政俾列憲臣增還舊秩非臣捐糜所能報也比至山西巡行之暇偶出舊編麤加銓次分為上下謹用繕寫上塵乙覽伏惟聖人之學貴得其要帝王之務在知所先儻事博覽汎觀殆非神明化育所以無聲無臭之妙也頗恨時日有限文籍少隨不免挂一而漏萬譬如涓埃

何益海嶽然哀多益寡之志終存而萬折必東之性難改竊伏自念臣本農家僻居江海之上兼有藏書可資考索衣食所餘足備筆札之費儻蒙乞賜骸骨少假歲時臣當部分首尾兼總修貫勒成一家之言庸為萬幾之助罔知可否若蹈淵氷不勝恐悚待罪之至臣謹序

經筵詞序

深故史官嘗厠講幄既而去佐成均遭家不造今上皇帝紹統之三日陛辭南奔情事未伸卧痾滋久荷皇帝神

明不遺舊學博采薦章特以講讀事召起於海上將處以翰林春坊之職未及國門再遷祭酒知遇兩極感愧交深雖許身之義徒明而經國之猷彌遠也是歲秋七月重理講官遂首被恩命龍羣在列牛背甫來方切戰兢罔知攸措蓋嘗屢上文華仰窺聖學憲天法祖崇古右文堯舜以來之統緒信有傳矣宛然身遊唐虞與夔龍輩相揖讓於一堂之上也加以天縱聖神威顔咫尺奔趨莫及進退跼然又凜乎隕墜爲懼每於供職之次

聊述短篇皆因事而選詞積成數首雖不足以鼓吹休明用存一代故實云爾

松江府志後序

正德壬申冬十月松江府志成深從令守内江喻侯讀之曰松江以水為郡其菑聚繁無名山茂林之固其利百穀漁鹽為大東際於海西下諸湖其害亦惟水為大此古今大較也物產之盛衰人文之高下習尚之隆替則因乎時大抵一世而變或百年再變亦或有數年之

間而屢變者皆不可無示後來顧者舊局於見版圖具其數法家修其文說者騁其辨其指殊故其辭畧務欲博綜一郡之始終使百世而下徵文獻觀理道者有要約焉此志之所由以作其體重矣翰林學士顧先生頗因舊志會萃成書數年于兹而郡事屢變守又屢更矣乃克成於喻侯稽古右文之日其歷時之久也若此其用力之勤也若此是可謂博綜一郡之始終而文獻理道皆於是乎具昔先王之經理天下也既因土宜以辯

國都又以精神之運以底定民志而其不可傳與不可不傳者則又筆之書以示鑒戒六籍所載皆是物也而禹貢周官固有志之體矣惟松才轄兩縣貢賦一志實甲天下程其土力或不足獨以民之勤力苦作以給之而後已顧屢變之餘有難終恃此任世道之責者所宜念而亦侯意也深忝以文業從學士後愧菲劣無能為役乃得論次所欲言者附名其末豈非幸哉豈非幸哉

送楊拙菴都憲總制兩廣序

夫所謂名臣者有二人焉竢之以歲年試之於中外考其位不滿其德蓄其才不究其用天下之人惟恐其一日不為宰輔也夫是之謂望其先世嘗有大人盛德之士勲著于朝廷澤及于天下後世饗其成則思見其人思其人則必求其子孫而樂為之報也夫是之謂世二人者之於人國也所至而功業隨之矣蓋養深則發盛培厚則植蕃故曰皆名臣也雖然才未必望望未必世是故以賈傅之於文帝迄於不遇而絳灌之屬當國房

杜之於唐勲業盛矣而後嗣之賢者無聞若夫才矣而望望矣而世兼之豈非今昔之所難者哉深竊觀之重望世德之臣必出於久安長治之後故孟子之論故國曰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然則從容養望以當功名之會承藉家閥以引長君子之澤士大夫之榮遇固也而亦孰非國家之福哉惟我聖明重熈累洽百六十年於兹矣是宜有世望之臣者出若今右都御史拙菴楊公固其人哉公建安人也而先太師文敏公

之曾孫文敏公歷相四聖佐成太平名在華夏事在國
史百世而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者也公夙承家學早
掇巍科遍佐銓曹迭貳常僕遭權姦之忌出牧視學迂
廻于外召尹天府遂陟少宗伯復自南都入掌寅清之
職再轉為少司徒總國儲待繼督餉于西邊方其時天
下之望咸屬公焉凡有要地必以擬公或進擬而未下
及是兩廣總制之臣闕在廷大臣合辭推公上以公為
右都御史賜璽書以便宜從事公上疏辭焉復下制褒

嘉且贊之行天下之人或又謂公之未盡用也刑部郎
中林君德緒合鄉官之在朝者請為公贈于陸深深無
似嘗於班行之末望公眉宇退而槩于所聞以致景仰
者有年矣其敢辭惟公才無不宜正氣直道不肯少貶
以自徇平生憂國如家所至必重是行也奉上德意以
副羣情之望特左㪅耳惟我朝土宇之廣前世無比顧
西北東南時有邉警籌兵撥餉其事至重也昔太宗文
皇帝親征西北大建廓清文敏公實從之行最多贊畫

今天子又付公以東南之任則是我國家金甌形勝之固其於楊氏之祖孫尚有賴哉且天地之理有定位氣化之運有順序故治常始乎西北而成乎東南也深竊以是為公頌言之且以為國家賀謹序

一泉文集序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提督鴈門等關清苑王公既卒之六年冢子某來同守松又逾年始捐俸刻其遺文而懷慶集山西集先成嘉善集太常集戶部兵部

兩集與别集皆計工力次第告成冠以誥勅尊聖製也乃若名公碑板一時哀挽之作更爲一集附焉總之凡若干卷而王氏之文獻於是乎可考矣某以深嘗知公屬爲序惟公之學其大者在經綸康濟時出緒餘以爲文章典則爾雅有作者風故起自科第咸中髙選亡友後渠崔公昔在翰林最慎許可每稱公場屋之文語在墓誌中令讀懐麓集中量地均糧諸或問則杜君卿李泰伯之諳練也山西集中處置宗藩修舉邉務則賈太

傳之通達也奏疏諸集則陸宣公之流亞也兼茲衆長
公誠天下士哉惜也未盡見於世年僅五十有六而止
嗚呼此其刻書之志也悲夫公幼有至性不妄言笑私
居嚴若神明當官涖事奮發直前不惕勢利有肅清寰
宇之志歸自山西不問戶限外事稍暇則讀書綴文以
自樂高介特立尤不喜浮華脂韋之習故與世若落落
然教子甚嚴身自為範故其懋承家學柄任伊始仲子
閥積養待用彬彬然中原文獻足光文忠之後矣雖然

有一家之文獻有一代之文獻一代之文獻繫乎時一家之文獻存乎後何則唐宋文獻韓退之歐陽永叔實當其盛而元和慶歷之治麗有三代之遺風此一代之文獻也文中子講道河汾步趨周孔而中説之傳則福郊福時與有力焉此一家之文獻也自今觀之公所樹立奚讓韓歐而弘治正德之交實我朝太平之極王氏世代不乏賢而其兄弟視郊時輩或過之嗚呼斯集也固一家之文獻而一代之文獻亦於是乎可考矣故序

壽唐龍江憲副六十序

提學憲副龍江先生唐公以乙未生是為成化之十有一年也既而舉丙辰進士是為弘治之九年也正德初年召為給事中改為員外郎郎中再遷為按察副使奉璽書專督學政於江西當己卯庚辰之際遂謝以歸令嘉靖之十有三年是為甲午而公亦已六十矣養深而蓄厚清夷精明之氣若歲寒松栢壽徵也天下之人識與不識咸稱公為有道之士深聞有道之士嘗以身關

國運惟我皇明列聖開基挽回淳和之氣迨于憲宗之朝昌大濃郁至矣孝宗御天以大聖人之德鼓舞一世才俊懋焉武宗繼體則重熙累洽之日也今上皇帝道冠百王身致唐虞之治四朝全盛皇乎休哉而公以生成出處一身當之天下之人不待列表譜圖而後知公為有道之士也深又聞有道之士常以身關世運惟公出自名族德器夙成於凡天下之書無所不讀而浸潤於義理故少以文章名世一洗膏粱綺紈之習而畱心

當世諳練閱歴富有經綸之具故早以功業濟時晚乃以廉靜勇退之節為天下倡一方習俗之轉移往往繫公嚬笑間世風為之一變天下之人不待及門親炙而後知公為有道之士也自古有道之士在一鄉則一鄉重在一國則一國重在天下則天下重在朝廷則朝廷重在家庭則家庭重重斯敬敬斯愛公之所履愛敬萃焉故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言有德者必有壽也夫德至於樂其德盛矣公焉往而不樂哉然世之

知公者謂公咏歌太平之日長黼黻皇猷之日淺以大道引長其年算而仁壽海宇之責未副身犯天下之大難有隱功於社稷而絕口不言徒退處於不爭之地而忘曲直是非之待我而定也有竹頭木屑之才而方怡神於浴沂風雩之地是故天下日望公之起也日望公之起則日願公之壽日願公之壽則為公祝者且日至矣而况於姻黨乎今之六十又一初也是公一身之所關復有天運存焉詩人以來未之有聞也十二月廿有

八日是為懸弧之辰顧君世安徵言為祝深適還自江西將為關輔之役念予三人者兄弟之異姓也而相知實深於是乎言雖然亦天下之言也謹序

儼山集卷四十五

儼山集卷四十六

明 陸深 撰

序十

擬會試録序

嘉靖歲辛丑今上皇帝紀元之二十年也會試復當開科仰惟我皇上統文體道禮羅才俊以恢弘文明之化至是凡七開科矣自我朝開科至是凡三辛丑矣國運

益昌文運益盛前古所未有也猗與休哉惟春二月實當其期禮部尚書臣某侍郎臣某先期以請上命臣某臣某為考試官其同考試為臣某臣某監試則御史臣某臣某也曁內外諸臣咸遴選以充臣等以某日陛辭錫燕禮部而後入院棘鎖簾墉百務整整乃相與歎曰我朝經制度越千古良法美意至多也久而不失其初者惟茲科試一事耳敢不慎與乃如期三試之天日開朗爍然文明之象既而分經列館窮晝夜之力而校之

崇雅黜浮務期必得乎真才復相與歎曰聖王求才以圖理大臣以人而事君惟兹科目正求才之始而人臣之義庶藉以少布焉敢不重與時就試者兩畿十三省咸集而湖廣實皇上龍飛之地特展解額總之新舊士凡四千有奇中式者三百二十人遵宸斷也擇其文之尤者二十篇與諸名氏鋟梓爲録將以塵乙覽而傳四方臣某以職事當序諸首因捧而讀之又相與歎曰此一代之文體而治體於是乎寓焉夫進士設科其

来遠矣凡皆以文售也洪惟我太祖髙皇帝聖文神武廓清華夏有萬古帝王之功而其出治純用經術洪武三年即詔開科取士明年辛亥始㑹試禮部至甲子乙丑之嵗而規制始備二十一年戊辰始録文示式於是五經四書之義論策詔誥表判之文永為定制前代詩賦墨帖之陋一洗而空之遠宗孔曽思孟之傳近守濂洛關閩之説醇乎不可尚已是謂一代之文體逮我成祖文皇

帝靖難之始大收天下之才數踰五百彖取列宿而進士之科益重矣宣宗皇帝撫熙洽之運用輔臣議量地掄才三分南北中卷以同天下之文憲皇御世再事損益而科試之法益密矣迄今抱藝就試者皆彬彬然明於聖賢經傳之旨以應聖明程式之求人無異學文無異尚可謂道德一而風俗同豈非一代之治體哉士由茲選功業在前於此宜亡論者然能以經書義訓為治心修身之資以詔誥表判為潤色討論之具以論議策

畧為經邦濟世之圖則體用兼該文行相副所為飾吏治而廣相業者固亦不外於此矣未可謂為科試之文而筌蹄之此又國體所關也雖然以文取士未敢謂士盡於文也士以文試亦未敢謂文足以盡士也諸士尚念之哉夫士學於家患不獲用用矣患不逢時今有其時矣皇上聖德天位舉一世而君師之自紹統以來議禮制度之事研析精微至於考文尤深加意頃因言官論列禮官題請累降明詔以釐正程試之文體臣等承

之試事大懼無以仰副德意爾諸士登名是録其何以賛同文之化哉行將奉清問第進士服有僚位各竭體國之誠以不負所學宏功大業由是可建名卿碩輔由是可致此主司之望也他日執録而數之曰是科得人為盛則主司亦與有榮焉

送彭少參赴福建序

彭侯思舜自祠部郎中參議閩省侯之履歷深而聞望起矣其鄉之士大夫思以贈侯之行翰林張君汝立以

贈言屬予乃敘所以贈侯之意者曰政莫禍于因循事莫大于更革夫文武周公之法也至後世而必弊非文武周公之弊也天下之時與勢不能盡如文武周公之意也而弊及其弊也文武周公而在固不能取已弊之法行之必將起而更革之矣夫以文武周公之才之知審而思之而猶有待於更革節量天下之時勢以合乎文武周公之意斯豈易言哉是故為之而無誠弗動也致之而無勇弗至也我朝立國百五十年於茲矣祖宗

之良法美意具在邇者權姦竊政乃悉取而壞之迄今叛者四起而天下之弊滋矣雖掃蕩之期近在旦暮其時勢可睹已臺省牧伯之臣獨得晏然而已乎當更革之時舍因循之弊吾於侯有望焉聊於是行乎卜之也昔侯為儀制時儀制典章禮法之府也適權姦氣燄薰赫侯視之若無人然每有參酌務據舊典而侯固無害也則於閩也何有閩省於東南財賦之中而變梗之易也且首被權姦之虐矣府藏空虛人民凋瘵比諸省為

尤甚而望侯者尤深然則侯已無難於權姦竊柄之日矣而獨難於權姦既誅之後哉雖然侯未得當全閩而為之也且得當一面為之為之於一面而全閩將法之閩之傍省又將法之已而環天下之省皆將法之則歷履益深而聞望益起矣斯固侯之素具而諸君子之望也侯家世人品皆望天下當別書

送宋西巖副憲赴蜀臬序

有分蜀之寄曰建昌蓋要地云于時備兵之憲臣闕吏

部具故事以僉事宋公敬夫王公廷言名上上特筆可
宋公於是天下皆知輿議之所歸而帝簡之攸在矣敬
夫與廷言同生畿輔同舉進士同為山西而聲望又同
也報既至憲長潘公希古顧憲副楊公用之而言曰惜
也奪吾賢僚是使晉失一才也僉憲王公時瑞趨而前
曰蜀顧不得一才乎吾蜀産也敢以為賀相與質于深
曰皆是也寅協之衷鄉邦之念盡之矣已而私相語曰
宋公明且達其籌畫諸務也若不動聲色而辦謙和寅

畏未嘗告勩即其勞于晉者凡若干年矣才轉一資不已淹乎且蜀在萬里外而公家澶淵太夫人在堂陸有閣雲棧道之艱水有瞿塘灔澦之險不已遠乎予復以為何如深解之曰凡士君子所貟以為經綸之地者不貴乎能敏而貴乎有望其所以維持之於深遠者不貴乎晏安而貴乎弘業風行而其達者望也通變而不窮者業也業必練而後達望必養而後成遲之以歲月是之謂養投之於繁難是之謂練令夫通人之才使一日

而都卿佐宰輔之位亦何不可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盡信而深服之乎有不信而服之則卿佐宰輔之位適以累已此益之所為避地也且四海之遠也九州之廣也五方之雜出也利利害害新新故故若絲紛而蝟興使坐一堂之上億斷焉而懸中至槩之行也猶以為難況未必能中耶此周公之所以待旦也是故養之於數十年之餘然後付之以卿佐宰輔之寄練之於千萬里之遠然後責之以四海九州之務使人望孚而理道熟

如是則固有焉如是則安享焉如是則濟成焉此今日君相之深意也建昌於宋公厚矣敬夫釋然喜慨然起而赴蜀諸公各賦古詩為别而深為之序

錦衣鮑君出使朔方序

錦衣親軍司冠帶舍人鮑君國用今内庭賢輔思齊鮑公之姪寧夏鎮守太監呂公之甥也天資智勇閑習韜畧每欲出身報國慕衛青霍去病之為人必以生縛單于致之北闕下而勒銘燕然立奇功於萬里之外為事

一間邉警輒欲身率健兒自當一隊既而呂公為請於
上得旨從行遂捧勑至興靈興靈之人聞君來咸喜且
將聖天子之命於是鎮守内臣廵撫大臣大將軍副將
軍秉憲監閫督儲參將游擊文武之臣及諸校尉以下
至庠士鄉耆無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率來迎其冠履
珮服之華羽旄旌節之美鐘鼓管籥之和皆夾道而前
引時勑在龍輿君以命使按轡徐行觀者皆嘖嘖相謂
曰是貴近而銜命來者乎不但為君一身之榮亦吾一

鎮之榮也又有曰吾嘗聞其人矣今觀其容貌器宇瞻視不常舉動有禮恭敬謙和不越矩度是不獨吾一方之人得見為榮必將建奇勲取高爵使天下之人皆榮之也豈非朝廷之良吾邦之福也哉未幾果有功而建牙分閫宣文總制之臣咸書其勞既承制備物以奬勞之復繪為斯圖以為君賀乃走使於京師請於予曰斯圖也公恵然賜之文則旣君之榮以文而永章也幸公無辭予喜君之有志諾焉久而為之辭曰夫人臣之所

以為榮者莫榮於將君命於四方而不辱尤莫榮於敵王所愾而有功夫將命不辱之榮與夫立功邊陲之榮皆非人人之所能者以人人之所不能者有諸已則凡人之所不可得者當兼得之矣此理勢之必然而朝廷爵賞之所由舉也況君以貴近大臣之懿親有忠勇報國之心無驕惰淫靡之習期功而功立苟榮而榮安他日封侯拜將功在國家名馳伊吾其功非尋常之功其榮非尋常之榮矣錦衣蟬冠高爵厚禄傳之子孫不但

為君一身之榮其為思齋公之榮又大矣則斯圖固當垂之不朽豈獨為今日之賀言哉君名瓚字國用别號原城瀛海世家云

霞溪十景詩序

語不云乎人以地靈景因人勝蓋兼之者鮮矣乃若有其地有其人而景隨之其霞溪之謂乎霞溪在今歙之休寧據萬山之中山石赬紫倒射溪水空濛滉漾爛若彩霞故名霞溪其地勝矣歙士孫子守善家霞溪之上

養高蹈道遠觀而近取攬以爲帔搠之可餐心實樂焉故號霞溪其人勝矣厥惟兼有遂以名聞守善又往往即其地爲景而景益勝曰朱山奪錦曰查塢連雲曰龍田稼穡曰鷓嶺薪蒸曰沙峯古廟曰施水靈祠曰栢橋横影曰古渡瞻霞曰仙潭汎月曰蓮沼香風總名之曰霞溪十景而士大夫從而詠歌之徵余爲序序謂此山林之樂而明達之士也夫山林之樂有之者常患於不知知之者常患於不享有山林之勝而不知者樵夫牧

豎是也知山林之趣而不能享者達官貴人是也夫惟明達之士才足以有為而不欲盡為故常有餘功知足以知趣而無所於累故常有餘巧是故煙雲之卷舒氣候之明晦泉石之流峙卉木之榮瘁魚鳥之下上與夫四時之變態不齊皆足以盡取於几席之下杖屨之間矣其守善之霞溪乎既各繪為圖而詩具左方

壽顧母秦孺人六十序

魯詩有之令妻壽母蓋言德福也令斯德福斯壽人倫

之通義也雖然婦道無專言妻則繫其夫言母則繫其子有功於夫德則崇矣有造于子福則備矣兼之者人情之所難而亦人情之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況子孫之於父母乎況今壽之善見於其鄉者乎傳家說詩稱魯頌出於孔子之手是直欲經萬世總百行以輔五常非徒善頌禱為也孔子魯人意豈不曰此吾宗國之善也夫善始於一鄉而後廣被于天下是風化之原而聖人所以綱維世道者每如此今歲辛丑秋予蒙恩還鄉

進士顧名儒暨其弟名世相率扣予曰不肖有母行年六十矣五月廿又七日實維初度曩以名儒試春官名世且有待以稱觴況吾母教内嚴不甚喜酒食世俗禮惟欲得善歌頌俾不肖兄弟諷詠道説於前以悦志然非宗工偉人亦不愜故以請予不敢當請屢至而意益勤念孺人實吾友景高處士之繼室也系出秦氏秦顧吾鄉右族而賢與予家陸氏世姻兒子楫復於進士兄弟游有麗澤之雅豈非吾一鄉之善哉顧予歸晚又謝

陋何足為進士兄弟揚聲光哉子聞孺人年未三十而寡居時名儒名世兄弟煢煢然孩抱間舅氏懷松翁在堂孺人身為冢婦獨力門戶上事老舅下撫二孤朝夕益勤懷松翁亦豪爽俊邁暮齡殊暢裕即世之日呼孺人謝之曰汝能植吾諸孫吾且不朽矣前室有子名臣孺人視如巳出名儒遂領應天鄉薦髙等令名世文學沛然臺試多居首選家且中落孺人又力起之一錢尺帛必教二子以節儉言動少不如禮雖昏夜必召至榻

前峻責乃已若是者孺人之德福備矣其所為令壽者獨顧氏之一族為善哉雖播之四海傳之千古與魯詩同一感召可也名儒兄弟試以此義為孺人壽孺人聞之有不悅者乎悅則壽進矣且名儒兄弟俱工詩業旋當𨓜南畿𨓜南宮𨓜天下以魯詩之義助我聖朝風化之政孺人見之有不益悅者乎益悅則壽益進矣深忝鄉人尚當執筆為頌以為上壽侑

儼山集卷四十六

儼山集卷四十七

明 陸深 撰

序十一

送大京兆江公赴南都序

瑞石先生江公之尹應天也自晉之右轄升升等矣而榮尤焉蓋自藩而輔於格謂之内入故三司之在晉者因公以為榮又榮也大方伯自楊公而下憲長自潘公

而下都閫則馬公王公咸屬贈言深又安敢弗是之榮哉而謂公於此有榮焉則末也士大夫操内外之説一切較量之故有一生仕宦不出國門者為幸且遇至春時天涯之咏戀戀然不忍舍去二者皆過也夫仕事也内亦事也外亦事也顧事事何如耳或曰居中清燕任外勤勞獨非人情也乎曰知其勞逸而均之以為理此用人之人之事也榮瘁焉吾何與公以經術魁天下進士高第筮仕兵部既優拔之吏部既十餘年布政山之

東西亦既十年矣夫兵部吏部方今之貴要顯融司也公未嘗以自逸山之東山之西亦令繁劇險瘠之地而公未嘗以告勞是豈留情中外者哉是行也公實有榮焉而非是之謂也請為諸公言之夫堯舜禹湯文武皆古之聖王也然而稱聖王者必以堯為首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周公孔子皆古之聖人也然而稱聖人者必以孔子為首又自漢高唐宗宋藝暨我朝之太祖皆中國之皇帝也然而稱得堯之統者必以我太祖為首何

者堯之道欽明而已矣孔子之道時中而已矣我太祖之神功聖德損益百王以還之仁孝而已矣令之應天太祖之舊京也山之東孔子闕里在焉山之西堯之故都也堯之故都公嘗治之矣孔子之鄉公又嘗治之矣咸以最聞令將舉堯孔之道以復治我太祖之舊京矣則凡創業之難與夫守成之不易者其在于令抑亦有裨於神功聖德乎否也有裨於神功聖德以贊佐一王之典顧不大榮矣乎諸公曰然因書為序

避喧菴詩序

避喧志隱也從而咏歌之成其志也凡人之情必有避觀于避斯知其人矣是故避位者讓避名者賢避地者哲避喧者隱夫喧譁聲也城市多喧山水則否大抵山益高水益深則境益靜而喧益不到四方佳山水稱東南東南之佳者稱天台天台一脉為黃巖黃巖又天台之佳者也蓋天台東至黃巖窮矣其磅礴欝律又鍾于人故黃巖多著姓而以戴氏為佳戴故石屏後也恬隱

公又戴氏之佳者也避喧則公所名菴菴據黄巖之佳曰太平嶠事見秦行人記中所謂善于慕陶者得之矣公之子允大仕于朝為國子師以學行聞天下由是避喧之名往往入于騷壇吟社中為咀嚼品題之具矣深曩遊南雍辱允大先生賞識兹會都下别且三年矣而所得避喧詩益多彚而授深序或曰公既隱矣焉用文之若是者無乃幾于喧與而併為公所避與深曰不然夫萬有相吹而聲出焉其在城市則車馬綺紈聲利

名位紛然擾者謂之喧其在山林則泉響谷應禽弄木奏悠然適者謂之喧又其至也莊生所謂天籟焉自然動者亦謂之喧茍自其本舉謂之喧亦可也茍自其末則喧亦多端矣公之所為避者其城市之喧乎不然悠然適者自然動者公方有冥會焉而又曷避為況詩書之聲和雅洪澹諧韶鈞叶音呂與天籟等公方樂焉以為茲菴助而顛曰避之是豈公之志哉或者喻而退既廼録為序

送賀君汝修赴内江令序

余往歲遊南雍取友於天下而湖湘實多士於武昌得三人焉張君一卿胡君汝洪賀君汝修而汝洪汝修復以同經講好時同經之士以數十輩而汝修年最少資最敏余視之一日而千里也數年以來余最劣最先成名而一卿尚需次于家汝洪令内鄉已迫一考汝修與汝洪同得項城俄以家制去今庚辰之秋起令内江予已轉官成均與汝修會于都門俯仰今昔為之慨然屬

其鄉士夫自少保陳公而下以贈言請而王大理實來速之予於汝修豈得無言乎哉始汝修與數君子朝夕服勤者先王經世之迹前賢已試之方不知於今果可以見之行而無難乎茲得一縣去百里民社之責一時風俗所關不知操縱張弛者果昔日之所講明而許與者乎昔之所學不可施之令是徒勞也令之所履不皆本於昔是忘其久要矣古之君子蓋有從容數言以槩其平生於把袂之頃者余於汝修豈得無望乎哉昔與

汝修約曰人品必為諸葛孔明程伯子文章必如先秦兩漢政治必效三代斯言未遠聊於内江爭卜之也内江蜀之壯縣去京師萬里地險而遠且當兵革之餘民弊而易怨又有中貴人將命在蜀供需歲以數百萬計内江苟當一日之費且不能辭矣汝修能不以為難乎哉汝修嘗遇至人聞大道為予講性命之説坐而聽之浹日焉皆不異吾聖人之指即是而措之則曹參之所以治齊欒巴葛洪之神化一邑者寧不大過於功名富

貴之所為圖哉汝修行矣聊於内江乎卜之也汝修文章已成而博學未為世所盡知知之深者余不能多讓也於是乎言

別聶文蔚詩序

余倀倀然無當世之交自罹憂患以來神情銷落尤無當世之志而世亦將棄我矣獨雙江聶君文蔚不終見鄙時枉山居惠而教我然文蔚來令華亭凡四年矣政績為當世第一令年春天子亦以第一人召之深故華

亭家也方將託文蔚以自老於一丘一壑之間而文蔚去矣文蔚去將陟華當軸以大發其胸中之所藏文章政事卓為名家信當世之才也顧深方抱病不及一握手別以謝知己賦詩送之

送張虞咨都事序

自古觀盛治必徵於世臣觀於世臣之家者必徵於子若孫蓋積家而國積國而天下其化通也皇明世德之臣於吾松有一人焉故贈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

謚莊簡定菴張公是也公之學有本原不為言語文字而其所自得者為多故敭歷中外餘四十年位至八座皆有為有守晚就懸車蓋始終出處無少遺憾焉今之稱公率以董學兩浙為盛殊未有及其學者深生也晚嘗一拜公近讀公之文獲窺其一二故竊論人品於吾松必當以公為首又意其不當以區區一郡論公也公之子牧字虞咨復修公之道以公廕當補官吏部優其材得為南京左軍都督府都事將赴任凡松之人有事

於京者重其為大賢之後而又賢也實先于松故咸有贈而謂深為序乃進告於虞洛曰南都重地昔者先公之所留守也五府要司昔者先公之所參贊也其德惠條畫固結於人心者方新一時之士大夫嘗登公門者令且布列於庶位有與公同朝同事者三數公尚在閒君之往也必私喜皆來觀于公之世焉使其父黨退而歎曰清忠肅恭猶吾莊簡也其君子聚相慶曰公信質敏猶吾莊簡也其小人匍匐而進鼓舞而退轉相告於

其父兄子弟曰是我公之子也猶我公也若是是能世其德矣使后之人觀我治化本公父子其於吾松不滋重與凡松之人惡得無厚望於今日哉夫人之生乏賢父兄而外取諸人人或不足而尚取諸古之人是二者蓄德均也難易則有間矣若虞洛者其蒞官其行已豈待他取乎哉故於是行也備論公焉而不以為褻者深之私也初公之卒有司以聞孝廟悼之為賜祭勑工部營葬事事既竣虞洛以太夫人之命入謝遂請贈諡令

天子正極之始首是之事下禮部既成請復疏乞終養事下吏部例格不行授今職得便養又成其志皆殊遇也故序

南渠集序

南渠子三十舉進士四十為天子諫官之長有詩若干首有文若干首詩諸體畧具奏疏之文居十六七予既編次為集讀而愛之為之敘曰有傳世之器有濟時之具有行道之資傳世之器文章是也濟時之具功業

是也行道之資祿位是也三者之不兼也久矣君子惡乎取舍哉或曰三者於人亦若是班乎曰皆君子之所不容已者也雖然祿位者命之制也功業者分之畫也文章者自致之道也是以君子安命守分而不敢怠於自致故寧為此不寧為彼寧彼之失而或得之此也南渠子為諫官數年有行道之寄焉其所論列皆天下大計有濟時之心焉文章典則溫雅有傳世之才焉是可謂兼之矣由諫官而上愈進則道愈行由論列而上愈

行則濟愈廣文章雖無事焉可也今罷諫官佐遠郡將有取於江山之助益肆力於自致而寧約取之非耶或曰南渠子之道隨時也是故居位則道行當事則有功身退則學進覽斯集者有考焉

陳江丁氏族譜序

此陳江丁氏譜也陳江之有丁氏自諱堇府君始丁氏之有譜則始於毅齋府君繼之以養靜先生而大備於文範君倅松之日也文範名具舉孝宗乙丑進士直道

雄才歴試郡邑敦本好古有天下之志此譜之作殆其一也譜成而徴序於同年陸深昔者先王世禄故士大夫氏族掌在國史井田故民庶具諸版圖雖歴世可按也自封建廢而士大夫失其世世失而譜興譜者補也亦所以補王政之不及者也漢以後中原多故士民遷徙不常厥居號稱文獻之族者鮮有能保譜牒於不墜魏晉及唐以門第用人至有昧冒神明之冑以為禄仕之媒者而俗日衰矣今文範之為此譜也近做歐蘇之

意以成一家之書其立法嚴其處意厚法嚴故闕其所不可知而百世之傳㲉意厚故篤於所當行而親疎之制明丁氏族之人一展閱間某也祖某也禰某也兄弟某也子若孫水源木本綿連續屬繩武肯堂之思鶺鴒棠棣之念有不油然興者乎昔人嘗謂由一人之身而至於為塗之人蓋不獨一家然也雖天下之大其始未嘗不本於一人而其末也為九州四海萬里之遠推此意也親親仁民之政厚本定分之業先王之制不以後

世而難者此文範君之志也故序

龍江春遠詩序

凡人情之有别也必歆艷之必期待之愛慕之甚者悲之恨之攀畱之又跂望之而不已焉士大夫之能言者乃從而寫其歆艷期待愛慕悲恨攀畱跂望之意而歌詩之頌之諷之下至畫史則圖其事與其供帳冠裳車馬山川風物之致以比於聲詩焉豈其居相漠然而情至是乃始發哉夫君子之行重有事也事之大者莫大

於致君以及民孰不為君也而亦孰非民也是故歆愛之情生焉甚或使絶域去治朝則梗欝於其中虞變於其外者不能不蓄而為悲恨溲之為攀畱攀畱之不得則跂望從之矣是豈有所待哉葢必居也有忠信之孚而後出門有眷戀之色二者固相為也不然郵傳之送迎等耳豈復有所謂情也哉龍江唐先生士絅既禫除其先公之服矣卜日還朝邑之士大夫自南山瞿公而下咸賦詩送之深亦有作既成復俾敘之深於士絅安

得無情乎哉曰始士絅以丙辰進士退而讀書龍江之上者十年乃起而令東明有異政天子召為給事中於兵科侃侃諫諍奮不顧身尋以璽書按事廣之東西勤勞者三載矣還為權姦所怒斥判深州權姦伏誅始敘遷為南京工部主事已而再進為刑部員外郎矣是行也天子追念舊蹟必畱為侍從擢為卿貳是固士絅之所宜有者士絅亦將有慰于今日作者之情乎哉因題其首曰龍江春遠者期待也

行春留愛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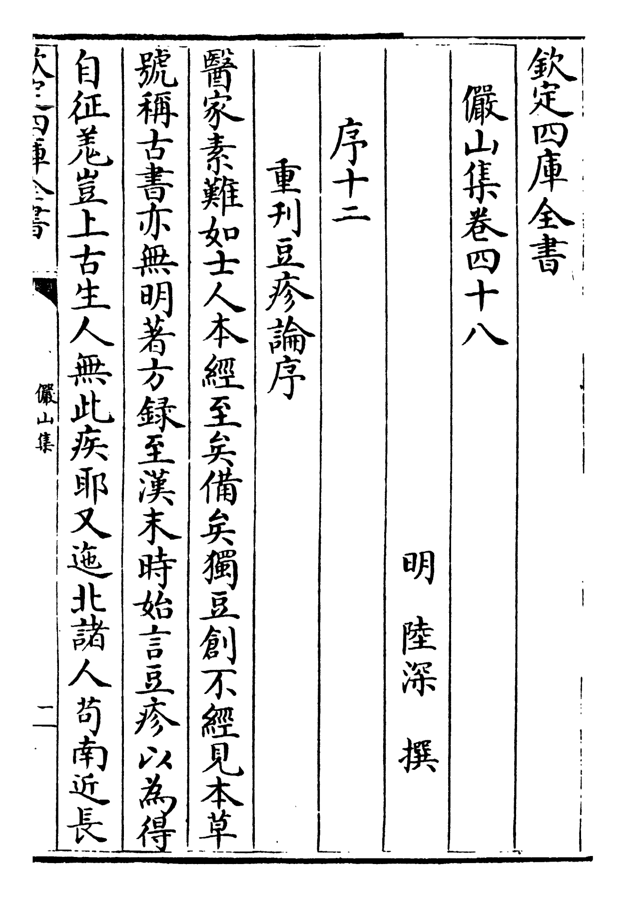
史侯來攝上海滿三月而去去而人思之士之能言者各寫其意之所到比律吕而可歌凡若干矣而侯未之及知也浙士魏允升見而録焉録成而徵序於予予時方卧病諾焉而未之及為也既閲歲將還于朝而民士之思侯愈久愈稔歌頌將愈作而侯之政蹟愈美予之觀感于侯者愈深乃作而言曰郡邑之政於今日難矣細民知有恩而不知有制其難柔有如此者巨族知有

利而不知有度其難得有如此者監臨知有分而不知有體其難事有如此者誅求知有給而不知有民其難供有如此者弊怵於積勢利奪於羣咻其興革有如此者侯之蒞海邑也能廉故民悅焉而忘其勞也能公故巨室憚焉而不敢怨也能禮故待之者易以感也能愛故取之者隨以足也能權故推之則以變措之則以新也五者天下之能事備矣而况於郡邑之政哉此侯之才足以辦之矣天下非無才也彼以攝焉者郵傳寄耳

嗚呼能不以郵傳視天下之官守焉此古治所由興也

讀是詩者可以知侯矣侯名瑭字其

儼山集卷四十七



儼山集卷四十八

明　陸深　撰

序十二

重刊豆疹論序

醫家素難如士人本經至矣備矣獨豆創不經見本草號稱古書亦無明著方録至漢末時始言豆疹以為得自征虜豈上古生人無此疾耶又迤北諸人苟南近長

城即出豆疹多死亡似又繫於地氣矣江南水土濕熱凡嬰兒必痘死生雖異無一得脫亦有長大始出者予所生育子女多罹此毒此年四孫連接殀殤至為楚割不能不致憾於醫藥之無工也嘗聞宋有聞人規者著書專論痘疹具有條理往在館閣多方尋訪而未獲表弟顧世安氏素修醫業收蓄古書甚富每與論此而託焉歸田之又明年汾州栢山劉先生莅松之日首以此書為惠展卷讀之殊快夙心乃為手訂數字因命黃甥

標校勘出甥立抄方以成一家之言嗚呼使窮鄉下邑家置而戶藏之稍識文義決不至譌誤其所保全者可勝道哉乃重翻朗刻庶便覽觀經云如保赤子蓋言保赤子之難尤難於保民之難也栢山以才御史出副郡車觀於斯舉可謂先其所難者松民坐享仁壽之福必矣世安授官太醫院為御醫供事聖濟殿蓋欲廣先生之意因請為序以傳

懷葕集敘

弘治辛酉深忝鄉薦乙丑春釋褐于成均三四年間客都門遊齊魯蜀南雍出入三吳旅食之日多所得詩凡若干篇率皆道路語爾既被上命儲史館得專意文學探囊讀之感念今昔恍然若一日之所遇也取其甚不謬者存十二三焉傳有之曰士以旂昭有事也深叨列下士仰沐鴻澤雖遠在草莽其敢一日忘斯招之至耶故命之曰懷旂集云

介菴先生鄭公哀輓序

同知南雄府致仕進階奉議大夫介菴鄭先生既卒其子通判大名府相希說編其誌銘墓表哀輓之作若干篇元老名卿文士詩人海内之賢言焉而信令信焉而傳後渢渢乎事覈而情悲也上海陸深讀之曰此循良之吏論定而不朽仁孝之人揚親以致志者於是乎徵之矣嗚呼君子之學以經綸為至其遇不遇繫乎逢君子之道以出處為大其安不安存乎我故持必遇之心者無必安之地者也介菴先生四佐大郡其在南昌也

以左調其在高州也以憂去其在大名也以薦陞其為南雄也以齟齬停任又以紛更報罷然不皆遇也清白之操惠愛之政郡之人至今思之不能忘是可謂善行其所學者矣方其觧南雄也使先生少自媒必獲安其位及權姦之誅也先生當起矣卒致其仕恬退之風止足之義視世之巧營固戀者何如也是可謂安於出處者矣夫遇制乎命者也安由於義者也以義處命此儒者之能事而先生之考終也無少遺憾豈易得哉深間

之其德厚者其後昌其學深者其風遠乃今希說之向用未艾固將大發先生之藏而天下之欽德慕義者其於先生之闡白容少緩耶惜深生也晚不獲侍先生以探其大全深造然厚交於希說亦有年矣始獲論次其經綸之方出處之大為哀輓序

送何述齋太守入覲序

易有之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言上下之交也仰惟皇上中興御極二十有二年凡七朝諸侯矣明年

甲辰復當大朝之期松江何侯述齋先生先期戒行士大夫咸悵悵然不釋其去相與就陸深謀之思為畱行亦欲望侯之久於吾郡也深亟是之而願有以告夫臨年入覲以行明陟古之大典蓋常禮爾惟國有大事與方隅未和則以特旨畱之方今上際治平下成康阜四海九州方軌畢至固我侯之樂於有事也忠勤大業行矣於是唐憲副龍江曰是禮也夫天子制禮諸侯稟禮以致之天下載見之詩所為作也盍相與送之自趙太

常曲江而下咸餞之江上御醫顧定芳寧丞喬訓趨而進曰餞必有贈贈必以言屬深為之序深惟我朝稽古建官超越百代太祖高皇帝開天啓運朝覲之典自洪武丙寅著令行之百七十餘年矣藩臬郡縣之長吏精白一心以承德意者惟此舉庶僚有位顒然以待旌甄者亦惟此舉雖然天下之郡皆統於藩臬而幽明聽焉天子以一身主張於上而幽明之柄付之銓曹銓曹所寄以為耳目者諸侯也勸懲之義所以為理者莫大於

是惟畿輔之郡則百執事之賢否獨守得與銓曹共之視藩臬等郡守之任莫重於兩畿而南畿為尤重實以高皇首善之地典禮存焉然南畿之郡又莫重於蘇松非徒以財賦之浩繁也六官之事亦最他郡顧松地狹矣尤難於蘇守固天下之選也我侯述齋先生之守松也特出妙簡其為治也不動聲色而百務具興二年於茲慈良愷悌之政覃敷四境是故霑其惠者親之為父母服其斷者仰之為神明覿其德者尊之為賢聖古之

龔黄夫復何讓兹朝正禮成天官卿必且明揚於廷則
松郡治平天下第一無疑矣百執事之師帥於是乎在
一方之民瘼於是乎達千里之風教於是乎宣侯方歛
功績於無言之表以成上下相交之業是行所繫顧不
偉與爰念先朝列聖每當入覲時有特旨舉其賢者能
者異等者錫燕午門兼賜璽書馳驛以還或不次遷擢
遂登台輔皇上勵精圖治明作之功與三代並隆必舉
舊章我侯又當第一無疑矣則吾郡士夫感知之情不

於是而少慰哉詩亦有之蓼彼蕭斯零露湑兮蓋言逮下也既見君子為龍為光蓋言承上也深不佞請歌以侑別

送司訓吳先生九年考滿序

石峯吳先生教上海學學者有成矣遂從海學滿九載考以上吏部將去海而海之士夫相與歎息其賢酌酒送之有為留行之計者曰先生政成九載海實三年吾有子弟何可一日無先生有為達才之言者曰先生束

縳校官幾二十載内外樞要何可一日無先生相與質於陛子以為何如深闇之曰先生去留資格具在非我輩之所能與深獨愛敬先生之有量有識而又以歎資格之重困夫豪傑也士舉於鄉矣旅試於春官其上者為進士正榜其次者為進士副榜其藝能無以大相遠也其實皆謂之出身然從正榜出者二十年可至卿相出副榜為校官者必限以實歷之歲月未滿一日不聽使去去而以殿最也特視其子弟員之中式與不中式

者乃皆若此間亦有去為御史者終不數數也豈才之同出於鄉舉里選者顧遂爾懸絶耶抑人之限於地者無以自見也將采聽者之未廣與推轂者之無公耶先生自丁卯舉於鄉戊辰舉於禮部教於蘇者三年教於長沙之攸者又三年至於教海始滿實歷云先生清才博學勤于講説所至以春秋為教其生徒自官司外常數百人每舉必中式往來校文於蜀於廣於齊魯所得多名士馳驅萬里江山湖海之奇勝輒有紀述咸可傳

誦淹留散緩之意未嘗少見其去海也東書就道與嘗所往來者敘分留別道義繾綣之情薰然入人是其鄉輔之量經綸之業蓋已具見於此矣此所以為先生也若乃舍文字而持權衡辭冷局而當要路竊謂先生亦既晚也深於是乎有感昔臨川聶先生大年為校官時王文端公抑菴先生在吏部大年嘗因題畫以致意其畧曰以二十年求畫之心求天下之士天下其有遺材耶是後斯言徹于文端公欣然薦奏於是大年遂有修

書之命人兩賢之令先生之才無愧大年而整菴羅先生之賢遠過抑菴適居吏部是行必有遇也又倒得再試禮部先生褎然舉首以發於持滿之餘深於是乎有望故序

竹亭詩序

芝之山之麓有竹亭焉令少司寇胡公之所築也有桑梓之義公之託於物者如此京都之間有竹亭焉今士大夫之所賢也有配德之道物之附於公者如此始公之

在荆也荆有竹亭其在廣也廣有竹亭其在閩也閩亦
有竹亭宦轍所至凡竹亭云者必公也無疑其於今也
惟公而不惟竹或見竹焉儼乎若公之有臨也物因人
重者如此由是士大夫之能言者咸有作積為若干什
公以深嘗登斯亭也授簡為序深暇日從二三子讀焉
颯颯乎何其音之長也充充乎又何其好德之同也融
融乎何其入人之深也二三子識之夫物生也有自成
也有託是故瘠土無豐苗弱質無正色其斯之謂與予

昔將命而南也止於饒使禮告成遂有事於觀察登芝山而望焉鄱湖之渺瀰我聖祖弔伐之所也封藩之規度守令之理制明秀之山川膏沃之田疇富庶之蕃淳龎之俗我列聖休養之厚也萬竹森映極瀟灑之趣則公之故居而亭之所為築也廼降而修謁焉式其里閭弦誦之聲登其堂挹清修之操入其室觀朴素之業有先世之文獻在焉既而觴予於亭示予以晚節之志蒼粉碧玉與秋色相高令人肅乎其為心穆乎其為容欲

去而不能者久之已復從公移植數本於公署為旦夕之瞻企予蓋有所感也夫昔人有言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蓋生養教習之漸然爾皇明撫運混一規模成於鄱湖之役則饒固首善之地也凝和被化宜有為天下先者而公生其間適應百年之運加以故家流風荷承傳之學具禮樂之材為鉅儒為名臣為天下羽儀蔚乎其有章也卓乎其不羣也優優乎應變而不窮也屹乎處毀謽而不懼也其不為斯竹矣乎蒔以佳壤育以

和氣固以藩蘺時以培植堅剛茂密之質足以資世用而和民生廼若挺拔之操可以干霄漢蒽蒨之色可以傲霜雪使乾坤之正氣後時而獨存者是宜公之有取於斯也故曰至治之世多君子至人之居無疵癘二三子唯而退因録為序公名韶字大聲登甲辰進士歷中外以至令官柄用方始云

澹軒集序

詩之作工體製者乏寛裕之風務氣格者少温潤之氣

蓋自李杜以來詩人鮮兼之矣兼之曰詩不其難矣乎得其一體者然且有至焉有不至焉則詩之道或幾乎廢矣而世未嘗無人也三百篇多出於委巷與女婦之口其人初未嘗學其辭旨顧足為後世經何則出於情故也詩出於情而體製氣格在所後矣此詩之本也深少游邑校時澹軒先生已號宿學工為詩其時固未能讀之也其子鷗與深同舉於鄉又同舉進士於朝往來兩都間每與先生俱當其時又未暇讀之也令年以先

孺人服家居其子鷗方編次為集始得請而讀之凡若干首嗚呼是誠所謂出於情者耶先生屬孤耿之操秉劉方之性侃侃不與俗人瓦合是故其詩鍜鍊清峭如其人雖屢屈場屋薄淡自居無怨尤廹蹙之態可謂情之正者矣夫詩出於情難情而得其正又難也是宜有傳焉鷗作而曰家君道固如是其果然與宜為集敘且夫伯俞之梃無慝無恤之簡不忘君子所以為其親者無所不愛而況於其言之成章者乎宜鷗之蚤圖之也

而先生苦志力探嗜好俱泯者得所付託矣其決傳而無疑者又於是乎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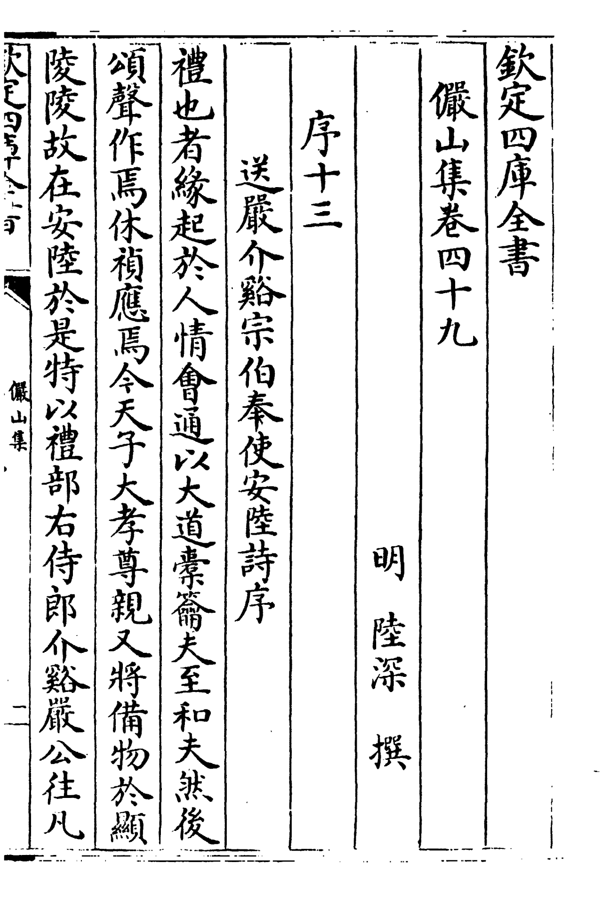
送浮屠默菴序

普照僧默菴嘗從定菴曹先生學詩與書又每從士大夫遊故釋而文余道松亦主焉至則設茗論詩持紙乞余書數詩以為常屢焉故契若古之方外交也乙丑歲會郡僧綱闕默菴捧郡檄謁選於吏部既受命冠服有章又加昔一等矣一日過余別且請以贈余曰維佛氏

以無為宗萬有皆幻身世電泡耳吾之所有爾之所不取也何以贈默菴曰緣愛生慾緣慾墮千萬刼非愛非欲即證果矣何名為有何名為無余曰終然不同奈何相謀默菴曰不必於同不必於不同顧卒兩忘之余曰余與爾異趨也獨不畏其相妨哉默菴笑曰何見之太晚也佛之道常附聖人之道而行不相妨久矣余曰異哉當竟其說默菴曰吾佛氏之道一切修於内然常使外者無擾也擾之則力倍矣是故聖人之道行使君臣

父子禮樂刑政各職其職以綱維乎天下大定矣然后吾徒始得出其一身以究其學不然且弗暇矣故琳宫梵宇金璧輝煌而吾徒安饗常在太平之世頽垣敗宇而沛顛流離者必喪亂之日也故佛道獨盛非佛之福也聖人之道盛非獨儒者有望也雖吾徒亦日夜望之余服其甚辯然終未以為然也遂次第其語以為贈使歸質諸定菴焉定菴之季十峯與其羣從皆余友也而甚文必有能印正其說者

儼山集卷四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儼山集卷四十九

明　陸深　撰

序十三

送嚴介谿宗伯奉使安陸詩序

禮也者緣起於人情會通以大道槖籥夫至和夫然後頌聲作焉休禎應焉今天子大孝尊親又將備物於顯陵陵故在安陸於是特以禮部右侍郎介谿嚴公往凡

禮儀之事悉總之奉璽書佩織符至重也蓋古山陵之使而令天子又寄之以精誠焉於是聲和祥協所以為之應者多矣公方自祭酒遷於是國監自司業林先生而下咸賦詩送之深適來嗣公為祭酒乃聯而為什以為贈且遂為之序曰夫禮王道之終也有所終者必有所始無為者王道之始也有所見者必有所因國家拔天下士聚於翰林若將養之以無為和平之福者及夫因能授任各有見焉禮之所為體者固如是公之是行

凡以為禮也且因公可以觀禮焉公少以神童聞天下
未弱冠掇巍科舉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擢史館為編
修官校文於禮闈侍經於先朝今天子紹統之初署篆
於南翰林召掌成均遷副宗伯自今以往崇階峻陟未
見其終也而皆有其始矣其在齠齔時妙語奇句應聲
而成每試場屋必以經義為士人傳誦唱進士名幾及
第居館閣試必在首選為史官編摩有法户外求文之
屨常滿校文輒得名士南院有望北雍有化可謂隨所

因而緒見者矣而况完才厚蓄於是行也有不益懋大禮以弼之成乎夫是之謂緣人情觀會通達和氣以比於王道則是詩也因聲光之洪鬯者非與使事有程式遄其歸令天子開明堂契大道必將賞懋功登名德公當以山陵之威儀為廟堂之規畫以神明之歆格為民物之主持休禎其有不應者乎而王道於是乎成矣此深之所謂禮也公其行哉公之教學也尤有恩諸生至懷涕以思公之去一時屬下多才士觀感之深深之初

至京師也翰林學士未齋顧先生遺之書曰善乎嚴公子當以為法故深之序是詩也尤致跂戀焉若夫覽形蹟之奇神江山之助隆體貌之尊養宰輔之望此公之餘事也所以望之公者亦餘事也故序

送李長史宗豫赴任序

余嘉靖戊子再起蒞國子頃之吏部問士於予予以三人應蓋皆臺諫才也其一即李君宗豫頃之崇府以長史請吏部疏名上由是宗豫遂遷或謂予曰先生薦宗

豫作臺諫顧乃得外藩得毋少之乎予解之曰古今稱
臺諫與宰相權畧相埒蓋惟臺諫能言之惟宰相能行
之謂其皆得與人主可否是非以圖成天下之大業若
夫輔導啓沃之功則宰相居多是故臺諫資畀宰相責
大故凡有可否是非之任與輔導啓沃之益者皆臺諫
宰相事也蓋嘗有布衣叅相業者况長史固一國之相哉
輔導之啟沃之偃然相天下業也宗豫為不薄矣其尚
求所以報稱哉宗豫領弘治乙卯貴州鄉薦登乙榜去

教蜀又教浙又教南畿之建德既又奉特旨入教魏國
徐公遂擢南監學正已復改北且滿四載宗豫之履歷
深矣令天子修親親重宗藩輔導之職必欲得人宗豫
固擇而使之者哉行矣昔董仲舒以漢之醇儒遠過公
孫輩乃出相藩國凡相兩王皆驕仲舒正身率物以禮
誼匡王咸敬重焉況崇王殿下好學秉禮有漢河間之
典則而宗豫以該洽之學敏贍之才端諒之行輔導之
固令之醇儒也而崇王之賢有弗敬且重之乎宗豫其

尚思所以報稱哉使王以名德重天下屹為河南之屏翰則宗豫亦隱然有重望固今之仲舒也宗豫勉之邇者臣僚建言藩府諸佐有聲績者許入為京朝官今天子立賢無方安知宗豫不自此而陟華要乎長沙之傲前席之問有日矣雖然相一國與相天下亦畧相埒相一國稱矣官至大夫榮矣又奚必中外崇卑之較乎此固仲舒正誼明道之説也宗豫行哉因書以贈

重刊周禮序

周禮一書說者以為周公致太平之典或又曰戰國時書也議周禮者持此兩說久矣謂其為周公者以其廣大悉備周萬物而不遺輔三才而皆當非聖人不能作也謂其為戰國者以與孟子王制不合又謂下至輿皁之事皆備書疑周公不如是之猥瑣也皆有所執故卒不能合嗚呼秦火之後載籍散亡失次惟易為全書而諸禮之病尤甚蓋自戰國諸侯惡其害已已盡削之故諸經亡於秦而禮尤先焉者竊嘗謂是書實本於周公

而今之周禮則散失之餘者也或又曰未成之書詳其規模亦既備矣漢興諸經書稍集而是書獨亡冬官一篇至購以千金不能得河間獻王始以考工記足之足之誠非是也向歆父子尊以為經馬鄭諸儒與唐孔賈氏皆有注疏然但承河間之舊而已至宋諸儒力校羣經號稱有功而於是書亦畧廹俞庭椿始為復古編以為冬官不亡特漫入五官中耳於是删取五官之羡餘與無所附麗者以為是真冬官也吳澄遂考註之以為

周禮復全彼固有見爾其間亦有不類冬官者要之竟非全書也大抵法因時異治以道同善復古者在彷而行之耳竊嘗讀是書而有感焉以為良法美意盡此則幾於王矣古之人有用之而卒以敗者其故何耶抑亦存乎其人爾苟存乎其人雖得其意而遺其法亦可也善乎程子之言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信若是則是書之全闕又在所不必較者矣雖然必有得是書於言外者因重刊之而并著其說如

此云

贈别駕屠先生致仕序

三一屠先生以太平之政來致上為增秩而許之於是金緋在躬廷辭而去中朝士咸相顧歎曰賢哉或曰是以退為進者耶世有俟滿課功陟竟弗及者而先生顧於此得之庸非進耶雖然非先生之心也或曰先生仕不得意位不過下大夫官不過州郡是以去雖然非先生之情也或曰先生稍厭世樂高閒大江之南風日之

美有釣游舊業故去雖然非先生之志也先生有用世才視天下疾痛如在已官轍所至嘗以一僕自隨廨宇壁立如梵舍晝夜治文書不休是為樂高閒者耶令大司寇公於先生為兄夏官奎進士垚則先生之子也若鼎彝引前珠玉擁後而委蛇在中是為不得意者耶其在武昌時破究囚斷疑獄號稱神明其在建昌時恤民隱抑權勢作民父母臺省藩臬交譽疊薦先生皆退然不居而獨於此時求進耶夫出有為處有時古之道也

是故幼而學之壯而行之適可而去之其學也若饑其行也若推其去也若遺先生蓋幾於是矣何為紛紛乎議之淺也或曰禮稱七十致仕先生齒髮尚壯若是者禮與昔宋錢若水早罷欲以進退之道自全先生初為郡推官與錢同其折獄事又同後所至雖不同而其去也適當人主之初年則又同殆欲以是勵世風與為轉移感動之機與是或先生之微意而非僕之所敢知也武庫林君利贍夏君某王君某畢君某相率請贈故序

重刊千金寶要方序

自古無不効之方而世醫有不識之病若也為對證之藥此方書之所以不可少也是編千金寶要蓋傳自孫思邈云我大中丞西野先生張公撫蜀以自隨因以濟人而每効焉視他方書特為簡約可傳公亦寶之公自內臺出任旬宣之寄數年以還凡三易鎮至於藩臬之長皆再莅經世之務靡不達練設張舉措各有次第而尤以濟人為先務如此方書其一也雖然先王之政為之

醫藥以濟其夭死是故本草昉於神農而周禮命之官屬後世則有專門名家以效用者皆仁術也夫仁故無小行必自近先王為理之要固如此思邈此作又嘗託之神異以取信於世要其實理亦有不可誣者今夫醫得其理凡醫得是書而理之人有其書還以證醫之理則所全活者必多矣豈非王政之大端哉而亦公之微意也於是左布政使陸深右布政使衛道合辭請而梓之兾以廣公之意會道以遷行深亦內轉皆不及視其

成成之者參議鄭重也

鹿門遺隱詩册序

昔漢龐公隱居襄陽之野曰鹿門今鄭君成大隱居新安之野亦曰鹿門古今人若是其同乎按史載龐公在襄陽時躬耕壠上劉表勸之仕不應扣之至再則以遺安之語答之而去葢古逸民之流與今成大寧有是乎曰不必盡有是也而其人固龐公之儔也成大少孤事其母兄以孝友聞處閨門有禮壯遊四方考德資善年

五十歸為隱居計家在新安之雙橋鄭故節義士子美後也雙橋濵湖負湖為腴田成大親操鉏鎛率童僕耕耨夙日中如龐公然大夫士高之遂改姓其地豈不以成大真龐公也哉予竊謂龐公當東都末季隱或非其志也其答表語蓋以之風表者後表卒不能安及其子方其時固有高林深淵之慮為旦夕栖宿之謀而已隱豈其得已哉令成大當熙洽之朝無意外之患保林泉之嘉遂高尚之志是真隱者其與龐公同乎不同乎又

未可知也孰得以其地為疑哉雖然地之靈勝者必鍾為奇偉之士而奇偉之士居其地亦輒以名按襄陽之鹿門本號蘇嶺因習郁而得名因龐公而遂顯若是安知雙橋之不可名鹿門乎又安知雙橋之鹿門不因成大以顯乎又安知成大之終不可得使雙橋為鹿門乎成大今年六十篠和養志其子廉予獲識之是能承其所遺者又按龐公有子其其孫渙皆為魏晉達官成大之子若孫又安知不龐公若乎同其終必同其始予故

得書其事授廉識之

送黄翠巖節推考滿序

翠巖子黄協恭以才進士出推松江松號大府所轄纔兩縣爾而地皆儉於百里六官之事最其浩繁者視他一省而刑獄尤甚何則松之四境多枕江湖而東盡於海昔時嘗富淳矣近年多事而水旱乘之民力日困爭訟之風熾矣夫江海之間易擾困窮之民成嚚勢使然也翠巖之為理也原情麗法事至立斷鉤距鍊鍛之術

無所施凜若神明而兩縣之俗遂革一府若無事然于時
述齋何公作守元峯李侯副之皆負當世之望每稱之曰
翠巖其人傑哉於寅協則良友也法律則老吏也器量則
元卿也吏民之歌頌帖服者則師保也父母也奚啻乃𢈔
靖之操直大之行三年猶一日也會當書一考還朝適華
亭令闕府倅龍岡張侯攝之狄丞希明率僚屬請為贈言
而以屬之上海陸深顧無能為翠巖役也其何敢辭夫自
晉魏以來仕宦之籍門閥為重至於世德繩武之風實鮮

其倫漢唐之後文章政事分為兩途若夫全體合一之學世不恒有兼之者兼之者豈非一代之豪傑哉翠巖學士壺陰先生之孫也先生少為世師名滿四海而仕獨晚達深之待罪翰林也同為編修官既而司業國子深復踵代景行師法固有餘地而先生不予鄙也憶昨戊戌之春忝以學士讀卷有事于內閣得縱觀諸進士之文賞歎之餘意欲求得世家士攄其文獻以光輔聖治而翠巖在焉實始託交而翠巖亦不余鄙也余既歸田而親炙翠巖者又二年所見適

於所聞遠矣然則莆陽之家世松江之政績翠巖真人
傑哉容有過余而問之者曰今制舉進士賜第後例分
中外外補歷三年則後科進士資及受代去矣翠巖茲
行分當得代將陟臺省躋華要以光壺陰之祚使我朝
有世臣為國增重固斯文之慶也雖然此貫魚行鴈資
格之說耳夫資格以待常流不次以待異等今日翠巖
之行吾子之所謂人傑者果若是足乎子應之曰資格
朝廷之懸也銓衡吏部之權也持權以破格此用人之

人之事而我何與焉若夫本以不次之才而甘為循資之舉無躐等無躐進而我亦無與焉此豈非天下之真豪傑哉翠巖行矣當有所遇也問者唯唯而退因書為贈

儼山集卷四十九